

翰墨流芳

方增先 《粒粒皆辛苦》赏析

■ 吴爽

方增先,1931年生,浙江兰溪人。1949年考入浙江杭州国立艺专(即中国美术学院),1953年毕业留校并入研究生班,1955年起在该校国画系任教人物画。1978年起任浙江省美协副主席,1983年调至上海中国画院,1984年出任副院长,1986年起任上海美术馆馆长,1999年当选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美协主席。代表作品有《粒粒皆辛苦》(1955年)、《说红书》(1964年)、《母亲》(1988年)等。曾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首届齐白石奖、上海文学艺术成果奖,2004年获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出版有《怎样画水墨人物画》《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结构素描》《人物水墨写生教学笔记》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是诗人李绅以《悯农》为题的第二首,主要通过描写农民劳动的辛苦来说明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后来常被用来教育孩子们要懂得珍惜粮食,珍惜劳动果实。方增先先生的这幅国画作品,便以诗的最后两句“粒粒皆辛苦”为题目,直接表明他创作这幅作品的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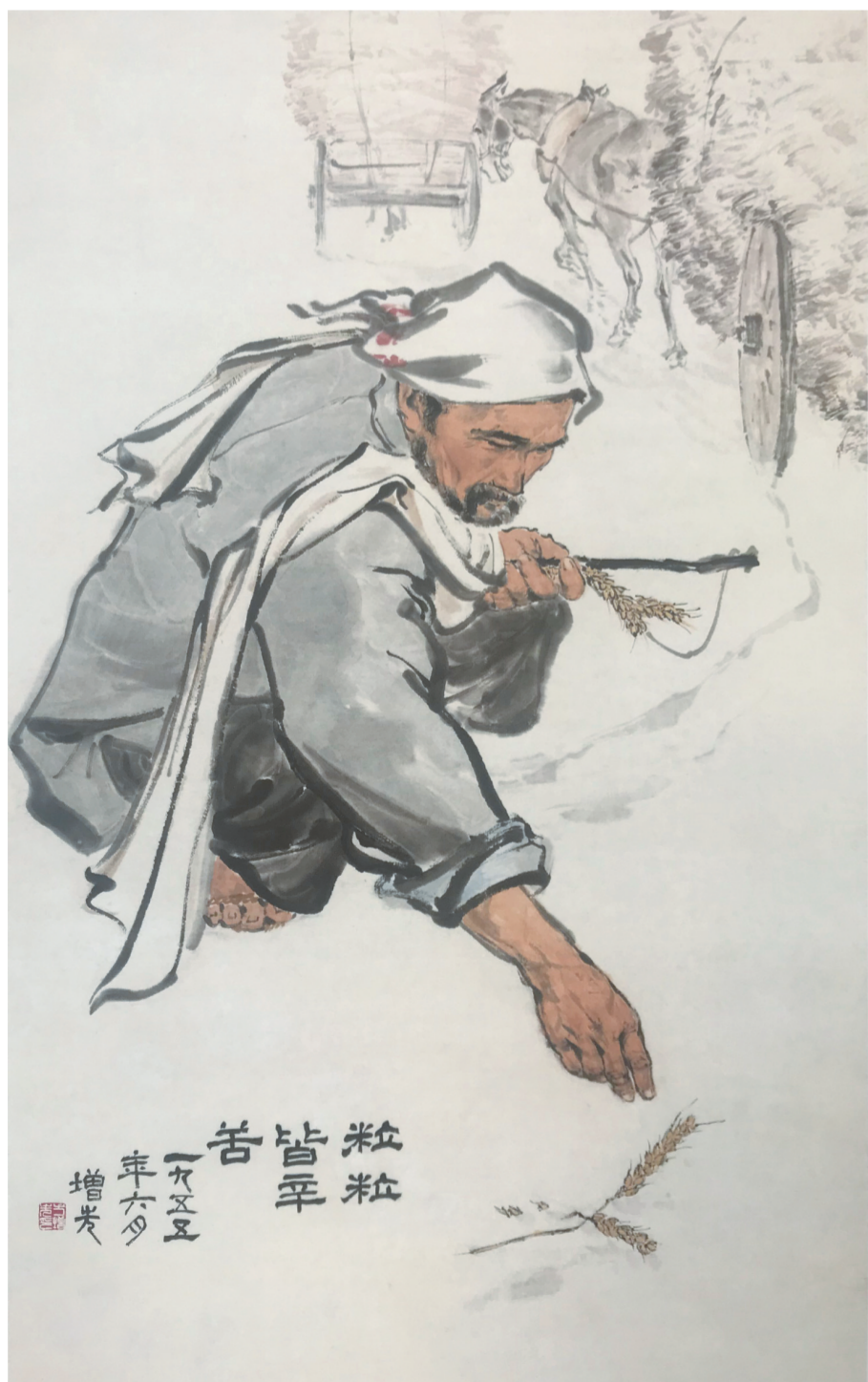
作品内容一目了然:一位老农民蹲在地上,伸手准备去捡掉落在地上的麦穗,而他身后不远处是运送粮食的马车。但就是这样一幅看似内容很简单的作品,却获得了研究新中国美术的学者们的一致肯定,被认为是新中国水墨人物画的一件典型作品。为什么它可以是一幅典型的水墨人物画作品?这还需要从方先生创作这幅作品的时间和他所使用的绘画方法两方面说起。

《粒粒皆辛苦》创作于1955年的6月份。在此之前,方增先随浙江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共同组织的“敦煌考察团”去了西北考察,归途上常看到北方农民在田地里收割小麦的情景。再加上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6个年头,国家百废待兴,国家要建设,自然离不开人,而人都离不开吃饭。因此,要建设富强的国家,首先就要保证人民吃得饱饭。所以国家强调在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农业是基础中的基础,要大力发展,特别是粮食的生产更为关键,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节约粮食的宣传。节约粮食的宣传和眼前所见到的场景,使方增先想到了家乡的农民。作为农村出来的人,他深刻体会到农民对粮食的感情,正是种植粮食的辛苦使他们懂得粮食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惜粮食。周围的环境触发了记忆,使方增先将对敦煌考察回来后的创作题材定位在了表现农民对粮食的爱惜上。《粒粒皆辛苦》的面正是生活积累之后的艺术成果。为了突出老农民对粮食的爱惜,作者在远处画了运粮的马车,满载的粮食表明这是一个丰收的日子,但老农民并不因此而忽视那些掉在地上的麦穗。作者用老农民拾起麦穗的瞬间和满载粮食的马车加以对比,加强了珍惜粮食的创作主题,可见其构思巧妙。

据方增先自己的回忆,这幅作品并非写生,而是根据记忆中的北方农民形象进行创作。从人物的形象上来看,我们会觉得他画得“像”。所谓的“像”,就是说他画得跟我们现实中看到的人物一样,这说明作者对人物动态、结构非常熟悉,能够准确将它表现出来,而方增先的这个能力则源于他扎实的西方素描基础。但他所使用的工具是毛笔和宣纸,并不是西方绘画所使用的油画笔与油画布,这就引出这幅作品重要性的原因了。

我们知道,对人体结构的科学研究来自西方,而传统的中国画并不擅长表现“真实”的人物形象,或者说中国画中原有的人物造型并不追求“像”。但是随着20世纪西方绘画技术传入我国,画家们便开始思考中国画如何借用西方的绘画方法,以此发展中国绘画。在人物画领域,徐悲鸿及蒋兆和一派的观点是强调西方素描的重要性,即将人物的体积结构、光影透视关系表现出来,最直接的形式就是用毛笔画出带有素描效果的明暗关系,使人物形象看起来具有体积感,也多用模特儿写生的方法。方增先的这幅作品也使用了这样的表现技术,但又不明显,只是在老农的手臂、手部和脸部用不同的色调略微加以表现,整幅作品则以线为主。因为他认为,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结构,准确的结构便能体现人物的形象与比例,而素描中的明暗关系只起辅助作用。所以他用中国绘画中传统的线来表现人物的结构关系,再加上原来已经具备的素描基础,使他既可以默写出准确的人体结构,也摆脱了纯粹用毛笔画明暗关系的思路。在创作方法与表现技法的运用上,为寻找如何借用西方的技术发展中国人物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便是这幅作品成为当时中国画人物画典型的原因之一。后来在1978年,方增先又重新画了一遍这幅作品,但重绘的作品弱化了明暗关系而强化了线的表现,可看出作者对中国画的线有了更深的体会,也更加随心所欲。

我们理解一幅作品的价值,应该注意到它所处的历史位置。《粒粒皆辛苦》创作于1955年,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它符合了当时国家宣传的需要;从绘画专业的角度而言,它又为当时中国画领域内讨论如何运用西方绘画技术的问题提供了成功的参考。正是宣传与专业的两个方面,决定了《粒粒皆辛苦》的学术与艺术价值。



粒粒皆辛苦(国画)68×97厘米 方增先 1955年 中国美术馆藏

4月24日至5月7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提供学术支持,福建省文化厅、福建省文联、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福建省美术家协会、福建省松溪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生态家园”福建松溪版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松溪版画:一曲绿色的刀木交响

■ 朱永安

刀木之音,跃然画中;松溪风采,北京绽放。以县为单位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这在福建省是首例,在全国也不多见。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徐里评价说,松溪版画从民间起步,现在已经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现代性。它集浓郁乡土情和现代气息为一体,有了自己独特的版画语言,并在当今多元的版画形态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视觉语境。

本次展出的松溪版画为绝版套色木刻,精选了松溪县39位本土艺术家创作的89幅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带来了武夷山脉的清新气息、乡愁味道,同时也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艺术价值,其中许多曾入选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及第十五、十六、十七、十九届全国版画作品展等全国重要学术展览,相当一部分被福建、广东、贵州等省级美术馆收藏。

松溪版画是一门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先生倡导“创作版画回家”,将艺术创作与劳苦大众紧密联系,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品。1942年至1946年,受抗战影响,邵克萍、杨可扬、郑野夫等一批版画家从江西上饶迁至闽北崇安县(今武夷山市)赤石一带,浙江丽水的浙江木刻用品供应合作社也转战闽北开展木刻活动,版画艺术的种子在闽北破土而出,顽强生长。而松溪版画则发端于1994年在松溪成立的女子版画班,二十几位企事业单位的美术爱好者共同开启了版画艺术探索之路。松溪版画事业发展迅速,1999年7月,松溪县成立民间版画协会。2003年3月,松溪县版画院成立,成为全省唯一一个由政府成立的县级版画院。从2000年至今,松溪县已连续4届获得“中国(版画)艺术之乡”称号。

如今,松溪县已经拥有一支由两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十六位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以及数十位市级美协会会员组成的版画骨干队伍,可谓福建美术创作特别是版画创作领域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福建版画的繁荣发



家园印象(版画)60×60厘米 兰坤发

展、学术的延续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松溪版画讲究学术品位,本土创作者们植根乡土,紧扣时代,善于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作品有着鲜活的自然气息。他们的作品在审美上体现出

的清新自然,视觉上的阳光灿烂,题材上的乡村野趣,情感上的故土乡愁,创作上的执著真诚,都让人们从画面中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纯与正的能量,感受到他们对家乡的深情与自豪。

王赫的“萌趣”山水

■ 王碧清

继2014年以一组蓝胖子穿越中国山水的系列画作崭露头角的“80后”艺术家王赫,近日又以南宋画家刘松年《四景山水》为母本重新创作了一件《折雪图》以呼应北京3月的一场如絮飘雪,他还通过对文徵明《惠山茶会图》的再创作,将其元素重新编号,仿佛拼装模型绘制而成……用现代元素的匠心巧思重新演绎一幅幅经典名作,筑起当代人走上中国传统绘画的沟通之桥,被网友们评价为“可爱的脑洞”“大美”。而经他之手,传统工笔画多了些新味道。

中国山水相遇当代“萌趣”

3岁学画,后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赫,现为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复制室组长、副研究员,从事古书画复制工作已经整整10年。浸润故宫多年,王赫对传统绘画有了更为专业和细致的理解,在艺术修为上也日益精进。

由于涉猎广泛,他酷爱从广博的阅读中寻找绘画灵感。穿梭于阅读的平行宇宙,佛学、诗词、物理学等都是他的“任意门”。王赫被称为现代与古画之间的“摆渡人”,对此,他笑称,自己更像旧时文人,常常待在书房里读书绘画。最初,他将动漫元素融入山水画中。“动

漫是我们‘80后’的童年记忆,很自然地就想尝试那样的创作。”虽融入许多现代元素,其作品却依然严格地遵循中国绘画传统。二者相得益彰,彼此碰撞。他创作的“蓝胖子”连续两年入选《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主图。

通过作品,王赫为大众所知,也是借助纸媒、互联网的平台,他将作画的乐趣和传统工笔的严谨潇洒分享给他人。其创作也愈加灵动多元,星座、游乐园、安保技艺、芭蕾舞等元素信手拈来,巧妙地沉淀于画面之上,携“古”归来。

突破边界的真意

许多珍贵的创作灵感往往都在一瞬之间,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涅槃。“为什么说艺术创作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要不断挖掘创新,突破边界。”他将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图》再创作,绘制成拼装模型后的作品,每一片屋瓦、桌案,每一处树木、假山,以及人物都有编号,仿佛拼接起来一样。

“在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写生并不多见,许多画家将石头放在书斋里进行创作,把它放大成自然尺度的山和水。”而在这幅“拼装”版《惠山茶会图》里,王赫把自然尺度的山水再次还原为小场景、小零件的模型尺度,变成了“小

山水小”。“这可以理解传统绘画题材上的一种叛逆和反思,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逆向操作,用现代人熟悉的事物,来追溯绘画发展史的根源和脉络,追着那个路径回去,再翻转回来。”有人评价说。

还有一幅为大众所熟悉的组图《望》改编自宋代册页。在画中,一位文士遥控着无人机;围墙外,仆人正端着另一台摔坏的无人机折回屋内,无人机上还冒着烟。另一幅图景则是航拍的视角,其中的稻田屋舍、树影池塘,别有雅致。

在创作中王赫力求赋予画面细腻无声的想象力和更多的解读性,使得仔细看画的人各有所得,或唤醒共鸣,识得相似的经历;或熟悉中国古代绘画,沉吟于画法布局;抑或解读出新的故事和理解。

中国近现代画家金城曾提出“领略古法出新奇”。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王赫认为这说法依旧极具价值,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沟通古今,让更多人了解传统绘画,将传统美学精神用当代人较为熟悉的方式来表达,讲述传统美意,践行文化自信。

谈及近期的创作计划,王赫说,会继续延续多画面的创作,重新解构山水图,坚持绢本重彩,尝试更大画面的创作和故事叙述。



拼装惠山茶会图(国画)70×50厘米 王赫

